

歐洲的傷口——

巴爾幹現勢

增刊第二號
時與潮社編印
一九三九、九、一

序 言

在二十五年前，巴爾幹是歐洲大戰的發火點；在新的世界戰爭又已開始的今天，這個『歐洲的傷口』，又在潰爛發膿了。

意大利侵佔了阿爾巴尼亞，嚴重地威脅着希臘，南斯拉夫以及所有巴爾幹國家的生存，使法西斯強盜分割巴爾幹的鬭爭，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

德國法西斯，滅亡捷奧，進攻波蘭，威臨羅馬尼亞，以及納粹黨徒在所有巴爾幹各國內部的罪惡活動，使希特勒建立『巴爾幹軸心』的陰謀，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張伯倫達拉第輩的『綏靖政策』，助長了侵略國家的氣焰，更使東歐半壁，風雲變色！

然而，巴爾幹各國竟終於被法西斯蒂宰割了嗎？

這一方面，繫於巴爾幹人民本身的反侵略鬥爭；同時，也繫於廣汎的集體安全制度，能否真實迅速地建立起來。

這本小冊子，指出了巴爾幹的危機；也指出了巴爾幹的出路。

編者 八・十・

巴爾幹現勢目錄

序言

- 一、德國刀鋒下的羅馬尼亞
- 二、南斯拉夫將爲捷克第二乎
- 三、保加利亞的現勢
- 四、納粹陰影籠罩下的希臘
- 五、土耳其與和平陣綫
- 六、阿爾巴尼亞：法西斯重分世界的新階段
- 七、阿爾巴尼亞：亞得里亞海的鎖鑰
- 八、巴爾幹的外交祕幕

德國刀鋒下的羅馬尼亞

Edmund 著
覺 譯

奧國陷落後，一般人曾預見到，捷克斯拉夫即將崩潰，可其後由於捷克被征服的結果，却不能這樣清楚認定，許多別的多瑙河流域國家——捷克斯拉夫、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即將馬上落於德國進攻的序列當中。

羅王卡羅爾 (Carol)，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深切了解羅馬尼亞處境的危險。不管別人（欺其年青放浪不羈）向他說什麼，他只有對於這件事情把持得穩定。他曾經用最大的努力去保護和挽救他的國家，使之不在德國的壓迫之下而歸於崩潰，因為他看不出來能得到歐洲民主國家合作的任何明確朕兆。羅馬尼亞今天所以處於一個極端舉棋不定的地位，這並不是他的過錯，這種舉棋不定的狐疑狀態，一方面由於羅波聯一面加重了，另一方面由於德羅條約而發揮盡致。更有一件事情使羅馬尼亞搖擺不定，就是她在納粹和反納粹集團的計劃中，是一個同等重要的棋子。一方面，德國的外交和經濟代理人，正在忙於造成一個圈套把羅馬尼亞套上，同時，德國的報紙更在大聲抗議，說英國又在實行戰前的舊戰略，企圖包圍德國，用羅馬尼亞作爲一個重要的環子。

許多觀察家既認爲將來的戰爭不可避免，則德國需要羅馬尼亞的石油、礦產和小麥

德國刀鋒下的羅馬尼亞

，自屬日益迫切。況且，現在意大利正在以新併吞的阿爾巴尼亞爲根據地而威脅南斯拉夫、希臘和土耳其，所以似乎羅馬尼亞獨立的日子，不僅無多，而且屈指可數了。

在一個很大的限度內，德國實際上已經控制了羅馬尼亞，雖然尚未達到德國感覺她的『命運』（或者更確切說，她的經濟前途）所需要的那樣完滿程度。在今年三月間，德國的巴爾幹經濟使節團團長烏爾薩特博士（Dr. Helmuth Wohlthat）曾與布卡拉斯脫（Bucharest—羅京）政府連續『磋商』許多商業協定，結果締結成德羅條約（The German-Rumanian Treaty）。後來外國通訊記者，洩露出消息，謂德國在舉行『磋商』之前曾提出最後通牒。威廉街（Wilhelmstrasse）譯者按：係德國外交部所在地）對此曾大聲疾呼，表示很痛苦的驚愕。然而這是事實，而不是臆測，單看適在布卡拉斯脫政府被迫簽字之前，羅馬尼亞曾在境上集中了五〇〇・〇〇〇以上的大軍，就可以思過半了。卡羅爾王，爲解嘲起見，乃很滑稽地宣稱，羅馬尼亞既願意和德國作進一步的經濟提攜，故必須確定『互相尊重爲雙方友好的第一條件』，隨即把邊境的軍隊撤退了。不過，更有可能的，就是彼時張伯倫正醉心於綏靖政策，由於其特有的『隔絕』地位，不能對羅馬尼亞加以援助，遂授意卡羅爾撤兵。

在很大的範圍內，德國已經控制了羅馬尼亞對外的通商路線，而經由私人投資，她

對於羅馬尼亞國內的公路和鐵路，更發生了很大的統制作用。真的，德國的戰略公路，正在以章魚的姿態（Octopus wise，譯者按：章魚殆如一圓風車，其肢體複雜彎曲，向外縱橫伸張）擴展於整個的多腦河盆地。現在德國正準備馬上築一條公路，橫斷南斯拉夫境內，這樣，意大利和德國，不久即可在該巴爾幹王國內，覺得另一共同國境了。

然而控制羅馬尼亞的對外貿易路線——她向外售賣石油和農產品的出路——並不能使柏林方面滿足。因為應該記着，雖然德國今天已經掌握了羅馬尼亞石油的最大部分，但該石油並不能常久流出。按照現有的生產率——一九三八年出產六·六〇〇·〇〇〇噸——計算，該國的石油儲量將不能再繼續支持十二年以上。談到羅馬尼亞，希特勒在東進途中的更大計劃，就是完全廢除她的工業，使之再度變成一個純農業的國家。這樣，德國在吞併羅馬尼亞以後，將為她的製造品找到一個市場，並轉而從那裏取得小麥和玉蜀黍。

德國運用溫和而詭詐無鑿的外交技術來對待羅馬尼亞，其危險性遠較對待俄領烏克蘭為小，烏克蘭是希特勒所垂涎的另一個歐洲最大的產麥區域。這兒，德國也勢在必得，至少在目前為然。她正在朝夕謀算着呢。

另一方面，英國無論如何遲滯不前，現在也確乎向布卡拉斯脫伸手了，也正如保證

希臘和土耳其一樣，她片面保證羅馬尼亞的獨立。或者有人設想，至少根據表面的事實羅馬尼亞一定會抓住這個保證，最低限度也把它當作諛語所說的『雞肋』。會有人問，在這裏，羅馬尼亞損失了什麼呢？既然可以阻止德國完全掌握她的資源，則她又何樂而不接受張伯倫所熱心提供的聯盟呢？何況特別是因為並沒有束縛羅馬尼亞的附加條件呀？

X

X

X

不過，有許多很好很充分的理由，使今天羅馬尼亞爲什麼對於張伯倫之仁慈的好意的提案，並不顯示過望的狂喜。第一個理由，是過去張伯倫先生對於捷克的提議，竟使該國不崇朝而歸於滅亡。另一個理由使布卡拉斯脫官方對於唐甯街懷有戒心的，就是在投於羅馬尼亞石油的總資本額中，大約有一半是握在皇家荷蘭殼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即英荷聯合公司的手裏，而該公司竟頑強地拒絕納稅。第三個理由，就是當去秋希特勒橫行歐洲的時候，卡羅爾王，懼而赴倫敦，向張伯倫踵門求借一筆鉅款以支撐國防，但結果碰了一個硬釘子（在捷克被割宰後，當時羅馬尼亞的邊境第一次很不舒服地和德國貼近了）。布卡拉斯脫政治家們的第四個疑點，就是：當我們剛剛和我們的隣國波蘭加強了軍事同盟之後，爲什麼又在軍事上遠水不解近渴的英國結盟呢？波蘭豈不是較之慣於背信的英國，對我們更有價值嗎？此外，我們並不願意在南邊觸犯了暴躁

的保加利亞——我們在一九一三年曾從她那裏合併了穀倉杜勃羅加（Dobruja）。最後，我們有百分之六十的對外貿易是操在德國的手裏；一旦我們越出軌道，則她會以飢餓來壓迫我們屈服呀！

打開貿易利益的問題不談，羅馬尼亞還得防衛她從凡爾賽和約中所得到的東西。雖然她在歐戰的初期曾受德國的鞭笞，但在凡爾賽和約以後，羅馬尼亞卻從俄國那裏獲得了柏薩拉比亞（Bessarabia）一七·一五一平方英里），從已崩潰的奧匈帝國（實質上就是今天的大德國）那裏獲得了脫蘭雪爾伐尼亞（Transylvania）一三三·七九二平方英里），布卡溫納（Bukovina）四·〇三二平方英里）克利山納（Crisana）和馬拉莫利師（Maramuresh）的一部（八·五六六平方英里）和班納特（Barat）七·一〇二平方英里）——一個龐大的富庶的區域，總計五〇·六四三平方英里，其領土面積不比伊阿華（Iowa）這個國家為小，也不比她更窮。聰明的羅馬尼亞人充分理解過去十年間世界的定論，即凡爾賽的紳士們當年如果能更公平一點，則羅馬尼亞所蒙受的利益將更為重大。還有一個因素，使羅馬尼亞如骨鯁在喉，使她既討厭德國，又懼怕德國。那就是：在該國內有八〇〇·〇〇〇日耳曼人，而希特勒業已安排好了一種政治詭計，對於凡是他所圖謀的國家，可隨時提出藉口，說他的國外僑民正在遭受着令人難於置信的苦難和

虐待呢。過去對於捷克如此，對於奧國如此，不久以前對於美米爾亦復如此。假如說德國人從來未曾表現過外交的才幹，那麼，他們充當間諜，煽動家，却有一種特別的天才。假如羅馬尼亞不允許希特勒通過她的東南部到黑海，到土耳其和韃靼尼爾海峽，去掌握羅馬尼亞的貿易，去控制她的財富並指揮她的外交政策，則必不可免的，德國在羅馬尼亞的僑民將宣佈他們自己正在『遭受着』可怕的虐待，正如過去在蘇台區的情形一樣。

在二千萬羅馬尼亞人口當中，包含半數以上的少數民族——有保加利亞人，匈牙利人，希臘人，烏克蘭人，土耳其人和猶太人，真夠得上是龐雜的人種『島嶼』了，日耳曼人能夠很容易的從中挑起紛爭，乃至挑起相當程度的鬥爭，這時納粹當局將很方便地按照預定的計劃向羅馬尼亞擴張了。

不願捷克的前車之鑑，負責的羅馬尼亞人還相當地信仰德國將準備去保證羅馬尼亞的領土完整，假若布卡拉斯脫政府能夠允許去年三月間德國所要求的商業特權，這時羅馬尼亞將變成一個純農業的國家了。至少，羅馬尼亞相信德國的諾言超過英國所胡亂給予的担保。在過去三年當中，羅馬尼亞曾比匈牙利或南斯拉夫表現了更大的意向，去授予日耳曼人民以特權。這一意向，無疑地，是從懼怕中產生的，然而一切的『綏靖政策』

，實爲之厲階。舉例來說，德國在南斯拉夫只有兩種報紙，在匈牙利根本就沒有，但在羅馬尼亞竟有幾十種之多。納粹在羅馬尼亞的領袖，一位軍官先生法布利提斯（Fabritius），在其要求給予完全的自由以建立政治組織時，並未曾遇到任何的困難。羅馬尼亞的現政府，似乎已經帶有某種程度的宿命論或失敗主義的彩色，去優容納粹黨徒在其內部的破壞活動。那種態度，一直到慕尼黑協定以後才顯明起來，當時羅馬尼亞的領袖們曉然於從西方民主國家取得援助的希望，已經成爲泡影了。因此，我們有理由說，假如英法看到羅馬尼亞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日益托庇於德國的宇下，而感到煩惱與恐懼，那他們只有反射自責。（*Current History*, May 1939）

南斯拉夫將為捷克第二乎

Stoyan Christow 作
耿 耿 譯

(一)

今日南斯拉夫，由北至南，正在各別的受着德國和意大利的威脅，其處境的艱險，使人不禁深深憶起八月前捷克的情勢。捷克的被分解，在南斯拉夫政府看來，不啻是對於它自己的一個教訓和警告。因為南斯拉夫儘管在名義上是一個王國，可是在結構方面，種族方面，它是捷克的一個副樣。正如捷克是由三個不同的民族和多量的少數民族所組成的一樣，南斯拉夫也不是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以若干民族為基礎的國家，它的生存，也同樣的為種族問題所煩擾着。自捷克顛覆後，南斯拉夫的這些內部問題，更空前地尖銳起來了。

種族與政治兩平行問題合而為一，正在那些煩惱的深夜裏攪擾着貝爾格拉（Belgrade——南國京城）的清睡。試想：捷克國家的三個組成民族，是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俄羅斯人。從立國時起，佔大多數而且最強的捷克人，就對於其他民族，尤其是對於斯洛伐克人担负着某些義務。布拉格政府，在這些義務之下，曾着手使捷克成為一個聯邦國家。然而自捷克建國之日起，它便處於助其建國的協約國的仁慈勢力之下。這些列強

曾抱着一種極深的偏見，反對聯邦的原則，愈信這是使國家衰弱的根源。

在不犧牲廣泛的民主原則之下，捷克人建立了一個強盛的國家——以捷足先登的方法，實際上掌握了一切權力。他們在行政上和國內發展上，不予斯洛伐克人以同等權利。因此，胸懷不平的斯洛伐克人乃發起一個自治運動，不斷的與捷克人發生齟齬。

德國勢力的復活，使捷克新添一個外國勢力。該勢力在柏林形成一系，以謀獲得這個無防禦的捷克。於是斯洛伐克人遂很容易的成為該勢力的犧牲品。其餘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了。

這些，會在南斯拉夫重演嗎？在那裏，情勢確非常相像。三個組成的民族為塞爾維亞人，(Serbs)克羅特人，(Croats)和斯拉夫人(Slovenes)。實則，南斯拉夫自一九一九年，建國後的十年間，一向被稱為「塞爾維亞人，克羅特人，斯拉夫人的王國」(Kingdom of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在建國的前二年，即一九一七年，正當塞爾維亞遭受同盟國軍隊蹂躪之際，彼時尚在奧匈帝國統治下的克羅特亞人與斯拉夫人的代表曾與塞國首相模絲克，(Nicholas Pasitch)會於科甫半島(Corfu)簽定一個聯合宣言，定於戰後，成立一個以三民族組成的民主的南斯拉夫國家，共戴塞爾維亞王室為元首。可是這計劃現已證明其成為泡影了。

該國一經成立之後，塞爾維亞人乃食言自肥，忽略掉這種三角的性質，與過去捷克人同出一轍，甚至做得更過分些。塞爾維亞人的領袖們，竟欲去摧毀這種概念，因為這種概念，不僅使他們棘手，且將與他們所渴望的統治權互相抵觸。他們傲慢的去對待克羅特與斯拉夫人如同對待附屬省份一樣，並且採用涼力的政策，去混和這三種民族及其他許多少數民族以圖造成一個單一的民族——「南斯拉夫民族」（Yugoslavians）事實上，不僅現在沒有而且從未有過南斯拉夫這樣的民族。通常所謂南斯拉夫（South-Slav）這個名詞，僅適用於所有居住在巴爾幹的斯拉夫人。

塞爾維亞人採取各種手段與方法以達成此項民族混和，這是南斯拉夫境內多數糾紛的原因。亞歷山大王的被刺，便是「強權」政策的直接後果。因為克羅特人與斯拉夫人連同其他幾百萬的少數民族，都對貝爾格拉作堅決的抵抗。過去他們本以股東的資格參加這個三位一體的王國，他們無意隨便放棄這個同等的民族地位。況且，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去猜疑貝爾格拉政府的動機和誠意。退一步說，即便能夠把這三個組成民族，以及其他龐雜的少數民族，混和成爲一個單一的民族，可是克羅特人與斯拉夫人，仍舊視這箇運動爲塞爾維亞人的詭計，他們認爲這並不是南斯拉夫化，而是塞爾維亞化。在他們的眼光中，一個單一民族的南斯拉夫，並不是別的，只是一個擴大的，聯合的，強大的

塞爾維亞，並以塞人為全領土的君主與首腦而已。

(二)

貝爾格拉政府以強力和壓迫去對付這種反抗。它採用古羅馬式的方法統治各省，以軍事長官為總督，以憲兵隊為行政後盾。不設任何重要的文職機關。境內的馬其頓人，本因少數民族的關係，不能與克羅特亞人與斯拉夫人居於平等地位，可是現在貝爾格拉政府又魯莽地通知該族，謂他們並非少數民族，而是（就種族的事實言）塞爾維亞人，因此，不能享受少數民族的特權。可是，雖然告訴他們是塞爾維亞人，却又把他們當作一個附屬的民族加以統治。因此，馬其頓人乃用恐怖手段起來對抗。

克羅特人在拉雷克(Stetan Radich)領導之下，組織一個強有力的農民黨。他們採取各種合法的政治手段以與塞爾維亞人相鬥爭。他們相信，只要能參加到政府裏去，自會說服塞爾維亞人來尊重他們起初用以建國的原則。在這樣一種幻想之下，克羅特人幾乎奮鬥了十年之久。直至一九二八年，此種希望，始彼粉碎。那時，一個塞爾維亞的代表拉乞克，(Punisha Ratchitch)衝進國會(Skupstina)內的克羅特人議席，不分皂白的開槍射擊。在兇手被執之前，已經殺死了兩個代表，領袖拉雷克亦受重傷，其後竟因傷殞命了。

對於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暗殺，克羅特人曾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但結果無效。最後，克羅特代表乃全體退出國會。從此，克羅特遂不再參加南斯拉夫政府了。其後麥乞克（Uladimir Matchek）繼被刺的拉甫克爲農民黨黨魁。幾個著名的代表如巴菲利克（Ante Pavelitch）柏查蒂茲（Gustav Perchelez）和高修蒂克（August Koshutich）對於合法的政治鬥爭已感厭倦，乃竭力主張採用武力。他們離開本國組織一個烏絲塔絲巴（Ustasia）恐怖團體，以意大利爲其大本營，莫索里尼做他們的教父。他們的恐怖團體係倣效著名的馬其頓衣姆羅團（Imro）；他們並與衣姆羅恐怖團體締結協定，準備對貝爾格拉作聯合的恐怖行動。在其恐怖行動中，有一九三四年亞歷山大王被刺於法國馬賽的事件。這是衣姆羅與烏絲塔絲巴的聯合行動；烏絲塔絲巴且供給刺客，而馬其頓團體則負主謀的責任。

不過麥乞克並不相信用恐怖手段能有什麼成就。他與普利畢治維克（Pribelevitch）仍舊留在國內，聽受叛謀的審判。後來被擯入獄，普利畢治維克則居留於馬其頓。亞歷山大被刺後，麥乞克被釋出獄，本來在以前他曾屢次宣稱效忠國王；雖然他儘管在南斯拉夫的機構之內，替克羅特要求自治。他堅信對貝爾格拉實行經濟絕交，即會使得塞爾維亞人讓步。

(三)

在這以前，貝爾格拉政府對於泯滅這三角性質國家的企圖，做得非常過火。克羅特人不再回到國會，那好得很。一九二九年一月，亞歷山大王藉着他的將領和軍隊的支持，乃廢止憲法，解散國會。他成立一個軍人獨裁的體制，一直到現在，除去細微的變更以外，仍然存在着。他把原來的國名「塞爾維亞人，克羅特人，斯拉夫人王國」改爲南斯拉夫。更進一步，他實現中央集權，迫令各省更易舊有名稱，劃全國爲九區。這種舉動真是故意的予克羅特人及斯拉夫人一種侮辱。各區依其境內的主要河流定名，只有達兒馬夏(Dalmatije)是例外，名爲撲列茅斯卡(Primorska)或稱濱海區(Litoral Banovina)。這樣，克羅特亞遂被稱爲薩夫斯卡(Savska)，斯拉夫亞稱得達夫斯卡(Dravska)，波斯尼亞(Bosnia)稱德林斯加(Drinska)，馬其頓稱瓦打斯加(Vardarska)，等等。

南斯拉夫的三個組成民族，只佔全人口一千五百萬的三分之二。而且三者之中沒有一個可以代表大多數。塞爾維亞人算是最多，纔不過五百萬；克羅特人與斯拉夫人合起來是五百萬。其餘的包含着龐雜的少數民族。匈牙利人，奧地利人，阿爾巴尼亞人，大約每種近五十萬人；土耳其人，羅馬尼亞人各有二十五萬；馬其頓的布爾加人(Bul